

# 高尔基文集

## 第十三卷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  
崇 高 的 爱

1909 — 19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第十三卷）

Gorkij Wenji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5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0 $\frac{1}{2}$  插页3

1985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400

---

书号 10019·3851

定价 1.16元



阿·马·高尔基

意大利，一九一一年

## 目 次

###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

第一部 .....	3
第二部 .....	181
第三部 .....	317
第四部 .....	438
崇高的爱 .....	617

#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

耿济之译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是高尔基以描写沙俄时代外省城镇小市民生活为主题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写于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之间，同时分五次先后发表在《“知识”社文集》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和三十七各辑中，并于一九一一年在柏林首次出版单行本。

这部小说虽列为三部曲的第二部，但其内容却是第一部《奥库罗夫镇》中描写过的事件的早期历史，从中可以看到奥库罗夫镇从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时期至一九〇五年革命这五十年间的生活。作者曾把现在、过去和未来称为“三个现实”，要在这三部曲里分别显示出来。

这部小说具体而微地描写了小市民因循保守、残暴腐败、猥琐无聊的市侩习气及其对社会生活的毒化，同时也写出了新兴进步势力对这种停滞不前、苟且偷安的“奥库罗夫气习”进行的有力冲击。

这个译本是我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耿济之先生的遗稿之一，先生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过。我社一九五八年出版这个译本时，由先生友人沈颖同志补译了未译完的最后一章，复由王珍同志根据苏联《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九卷作了校订。收入本文集时，由张佩文同志再次作了校订。

## 第一部

马特维·萨韦利耶夫·科热米亚金由于年老不断失眠，每天夜里都坐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用粗大的行书字体，很清晰地将自己的回忆写在一个厚本子上，这个本子的标题是：

几点看法与感受暨奥库罗夫镇若干生活片断  
本城居民无名氏据他人传言与亲自观察所得记录

下面又用较小的字体附加一句：

供人诚心阅读并了解俄国县城之悲惨生活

那个本子放在他面前的斜面小几上；小几摆在被子上面，几腿下面装着两条木马玩具似的弧形横木。小几右侧挂着用铜链系住的墨水瓶；它摇晃着，一个小小的黑影投在被子上，仿佛一只老鼠。床头的高木架上点着一盏油灯，均匀的光线柔和地照着老人背后的枕头，照着他黄色的秃头顶，以及窄窄的一圈白发所遮掩不住的大耳朵。老人一抬头，本子上就落下一块圆圆的黑斑，他用一只浮肿的肥手掌去抚摩它，倾听疲劳的心房的不均匀的跳动，眯起眼睛观看脚头壁炉上的白磁砖和占据着整整一面墙壁的大书橱，橱里塞满了黑压压的书籍。

老人凝注于往事的目光，在这间昏暗的大屋子中悠然地徜徉，他几乎看不出那些早已熟悉的家具的模糊轮廓了。家具为

数不多，全很笨重，就象在地板上扎了根一样。这间屋子空空荡荡，昏暗之中透出一股寒气。

书橱旁边是门，在门和前面那堵墙之间放着另一只书橱，橱里也塞满了书。两个窗户用护窗板紧闭着，在两窗中间的墙上挂着一面旧式椭圆形镶金花框的镜子，镜子下面放一只沙发，沙发前面摆一张弯腿桌子，桌子上有一本皮面的旧《圣经》，它的银扣闪闪泛光。桌旁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把用帆布套罩住的软椅，地板上铺着灰色的厚毡。在床后迎门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三层的神龛，神龛里面供着九幅圣像。银链吊的水晶神灯阴郁地燃烧着，不时发出爆裂的声音，它照耀着上面一层的耶稣、圣母和施洗者约翰的慈祥的面容，中间一层是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勿哭我圣母”和瓦西里·布拉任内，下面一列是基里尔和梅福基，安东尼、费奥多西和莫斯科奇迹创造者彼得、阿列克谢、约拿等的圣像。

床头墙上挂着一张六寸双人照片，镶在松果做的镜框里。照片上面是一位少妇，她的膝头上坐着一个鬃发的婴孩。这两个人像已经模糊不清，好象流水里映出的影子。

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目不转睛久久地望着照片，然后，一边画十字，一边喃喃地说着：

“仁慈的主啊！愿你延长我的寿命，以便完成我的爱情和良心的事业！”

他说完以后，小心翼翼地把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恭顺地低下头，用清晰的字体在本子上不慌不忙地写道：

在结束我如是可怜和可耻的一生的回忆时，我要怀着悲痛的心情说，我不止一次感觉到：似乎有某种力量在轻轻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把我推到另一条我所不解的道路，但是我看得出，它要比我现在



即将走至死亡的道路好得无可比拟。我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懒惰，一直走着现在的道路，因为大家都这样走着。我这个懒惰的奴隶，竟没有及时领会生活的悉心教诲和眷爱，反而加以抵抗，而等到这种善良的力量终于不知不觉地支配了我的时候，为时已经晚了。当我稍稍尝到一点甜头的时候，你看，我却要死去了。

屋内的寂静好象地毯一样厚实，色调也是灰的。隐约可以听到畏怯而小心的城市夜生活的含混声音。这些声音非常轻微，既不能冲破室内的沉寂，也没有打断老人沉湎往事的思路。

他感到自己好象独自站在一座高山的空旷的山脚下；他是从乌云笼罩的山巅，无声无息、糊里糊涂地滚到这里来的。现在这段路程整个展示在他的面前，他在头脑里已经走了几十遍。

他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从家中消失了。她没有死，只是在一天夜里偷偷地出走了。在男孩的记忆里留下的是她那纤细身材的模糊轮廓，深色眼睛的怯生生的光芒，黝黑小手的急促动作——这双手总是畏缩地躲躲藏藏。在儿子的记忆里没有留下她的任何话。

父亲是个身材高大而肥胖的人，有一部红色的、圆形的、象马克西姆·格列克<sup>①</sup>画像中那样的大胡子和一个红鼻子。他那灰色的眼睛常带着粗暴和讪笑的神情。肥厚的下唇嫌恶地耷拉着。他走路很吃力，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时常用嘶哑可怕的声音向厨娘和工人们吼叫。马特维长期惧怕父亲，但是有一天，不知怎地一下子便爱上了他。

那是复活节的第二天；最后的春雪融化了不久，从阳光晒热

---

<sup>①</sup> 马克西姆·格列克(约1475—1556)，阿丰修道院著名修士，教会作家。

的大地上升起浓厚、温暖、馥郁的水蒸气；向阳的地方出现了一片片可爱的春草，象花边一样透明。

马特维穿着粉红色的粗绸衬衣，跟着父亲在院内走动，欣赏着太阳在新靴筒的漆面上反射出来的光辉。

“怎么样，小黑子？”父亲蹲在狗窝前面说。“怎么样，小狗，闷得慌？是吗？”

锁链当啷一声响，“小黑子”从狗窝的圆洞口冲出来。父亲叫喊着，甩着一只手，一滴滴热呼呼的鲜血洒到儿子的脸上。

人们跑来了，忙乱和叫嚷了一阵。生着两道黑眉的胖厨娘弗拉西耶芙娜用毛巾包扎父亲的手。父亲跺脚大骂，叫人取枪来。狗把锁链弄得哗啦啦地响，疯狂地奔来奔去，喷着唾沫，发出苦闷、可怕的吼叫。

看院子的大麻脸索宗特取了枪来。父亲跪在地上，把枪筒随着狗的跑动转了好久，瞄准它那湿润的红嘴黄牙。索宗特用瘡哑的声音唠叨着：

“别打死它吧……”

砰地一声枪响。父亲被一阵蓝烟所笼罩，摇晃一下，坐在了地上。浑身斑纹的、毛茸茸的狗抬起前腿，拉直锁链，号叫一声，痉挛地用前爪擦着血淋淋的嘴脸，随后牙齿碰得咯咯地响，侧身倒了下去。父亲用皮靴蹬了狗脸一脚，对索宗特说：

“打中了眼睛……”

弗拉西耶芙娜递过一罐水，带着哭腔说：

“萨韦尔·伊凡内奇，你洗洗手吧！”

“也应该用这支讨厌的枪打死你，”父亲一边挥动着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一边嚷叫着。“我早就说过，不要喂它肉吃！索宗特，你去请医生来！”

他解开手上染红了的毛巾。马特维由于恐怖和好奇呆呆地从弗拉西耶芙娜手里接过水罐，随着便把它扔掉，洒了好些水到自己靴子里，因为他看见红色的、柔韧的火舌从狗窝洞口冲出来，好象极力要舔到父亲的脚。但是，父亲立刻抓住狗窝，把它推倒，往外抖着燃着了的干草。他的脚下闪烁着黄色的火花。这些火花还在狗的嘴脸旁边燃烧着，在它的两侧闪着亮光。父亲周身冒着灰烟，他的鼻子哼着，嘴里骂骂咧咧，脑袋晃来晃去。

男孩闻到烧焦的干草和狗毛的刺鼻气味，感到头晕起来。他坐在台阶上，几乎要哭出来。他心惊胆战地等候父亲开口。父亲盯着他，一面把受伤的手放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掌上掂量着。

他忽然走过来，并排坐下，很和蔼地问：

“吓了一跳吧，小伙子？”

“吓了一跳。”

“唔，不要紧！我也吓了一跳……”

马特维瞥了父亲一眼，他不相信父亲的话，心里感到很奇怪：象这样一个身材高大而威严的人，竟会如此随便地、不害羞地说自己害怕。

“我觉得可怜，”他想了想，说。

“可怜狗吗？”

“可怜你。”

“我——我？”父亲很奇怪拉长声音说。

“火突然扑到你身上。烧了起来！火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弹药塞发出来的。你知道，打枪时要往枪里塞一团大麻吗？”

马特维紧靠着父亲的肩膀，向他那变了色的脸和矇眈的眼睛看了一眼。

“手疼得厉害吗？”

父亲很可笑地撇着下唇，斜眼看了看手，然后换了一种音调回答说：

“不要紧。是左手。”

在这天以前，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和父亲这样畅谈过。现在他蓦地产生一种愿望，要向红头发的巨人打听许多事情。同时他觉得，父亲对起火的原因解释得不对；讲得太简单啦！

“爸爸，狗有灵魂吗？”

“它要灵魂做什么！”父亲说。

沉默了一会以后，男孩又轻轻拉长声音说：

“那火突然就往你身上扑过来了！”

父亲把一只沉重的、毛茸茸的手放到他的头上，用非常亲切的口气说：

“狗很可怜！它活了九年。不过，幸好它咬了我。要是忽然咬了你呢？主啊，宽恕我们吧！”

他的脸发红，两道红色的眉毛很严肃地皱到一起，在眼睛上耷拉着。但是，这并没有使马特维害怕，他更加靠近父亲，感到父亲身上的温暖。

一个矮小的、滚圆的人跑进院子。那个人喜气洋洋，身上穿着可笑的方格外套和散腿裤子。父亲陪他走进正房，说：

“你别进来，莫卡<sup>①</sup>，你没必要看血……”

男孩留在台阶上，想起他除了怕父亲外，心里还有一件难过的事情。

---

<sup>①</sup> 马特维的小名。

在母亲失踪以后不久，父亲雇了一个和蔼的乡下老太婆马卡里耶芙娜。她生着一双灵巧而暖和的手。她的声音十分悦耳，她常向男孩讲述一些可爱而又可怕的童话，她讲上帝在天上怎样生活的长篇故事时，讲得特别好：

威严的上帝坐在赤金色的宝座上，  
一群天使，光明的安琪儿侍立两旁，  
他们日夜唱歌，把永恒的上帝颂扬。  
在祈求天主恕免罪徒们的罪孽时，  
羞愧得不敢正视神主威严的目光……

当她唱这支歌的时候，她那双乌黑、善良的小眼睛闪耀着细碎的，象神像缘饰上的珍珠似的眼泪。

但是，过了三个月之后，弗拉西耶芙娜揭发她偷了钱。父亲、索宗特和厨娘把她按到厨房中间的长凳上，用毛巾把她的小手绑在长凳底下。弗拉西耶芙娜一面笑，一面抓住她的脚。索宗特扭过脸去，默默地、阴郁地用细柳条鞭子抽打象肉冻一般颤抖的身体。

马卡里耶芙娜喃喃地说，好象被水呛住似的：

“主啊，饶了我吧！我在上帝面前没有罪，我没有错处……  
呜——呜……”

“打，索宗特！”父亲喊，他站在火炉旁边，紧紧抓住马特维的手。

弗拉西耶芙娜朝看院人那边挤了挤眼说：

“你瞧，还害臊呢！把脸扭过去啦，啊哟！”

马特维想求父亲不要打老太婆，但是不敢，只好呜呜地哭起来了。

“够了！”科热米亚金厉声喊道。

那天晚上，弗拉西耶芙娜坐在男孩的床边。他这回所听到的不是宁静的童话，而是一大顿甜腻的教训。

“应该做聪明的孩子，可怜你爸爸，听他的话，但是你总躲在角落里，怕见他，这是什么意思？”

以后，肥胖的农妇谢克列捷娅出现了。她有一张光滑的脸，嘴唇上面长着深黑的小胡子。左颊上生有一颗小痣。她的嘴很大，总带着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她不会讲童话，只知道一些歌谣，讲得很快，象喳喳叫的喜鹊一样，枯燥无味。父亲遇见她时，挤眉弄眼，用手掌拍她的宽阔的背部，管她叫“掷弹兵”。男孩不止一次看见他把她紧紧挤在一个角落里，揉她，掐她。她低声叫着，好象发酵的面团。

弗拉西耶芙娜哭着，威吓着：

“我要走！异教徒……”

然而走的却是谢克列捷娅。

在打发她走的那天，马特维躺在床上，隔着薄薄的板壁，听见父亲在自己房里说话：

“喂，你为什么又喊又哭呢？你这个胖傻瓜？”

“你是我亲爱的，我的心上人儿，”弗拉西耶芙娜甜蜜蜜地说。

“你不要缠我，你以为随便什么女人我都无所谓吗？我关心的不是自己……”

“我还不能侍候莫卡么？……”

“他需要一个母亲……”

男孩把头钻到被子里，轻轻地哭了。

但是，现在他想忘掉那个和蔼的老太婆挨揍的情景，父亲和

弗拉西耶芙娜的谈话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整个那件不愉快和不体面的事情：

“他这是——为了我……”

父亲从窗内探出头来喊道：

“莫卡，来喝茶吧！”

他们喝着茶、伏特加和各种颜色的露酒，吃着蛋糕、干酪、鸡蛋。晚上还有吉他，一个快乐的医生，很兴奋地弹奏着特列帕克舞曲，弗拉西耶芙娜跳舞时使椅子都跳动起来，父亲大大地挥着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一面打口哨，一面喊叫：

“跳吧，鬼婆！莫卡，到这儿来！你喜欢吗？我的可爱的小子儿，我的小修道士！你不要烦闷呀！”

他给儿子一小杯很浓的露酒，一面跺着沉重的脚，摇晃那生着火焰般红发的脑袋，对着他的脸，用极可笑的小嗓门唱着：

在野地里，在草原上

放着用桦皮囊盛着的家酿啤酒，

它是醉人的——

比一切的酒都更浓烈醇香……①

马特维不知为什么可怜起父亲来；他觉得他立刻会中止歌唱，开始痛哭。

“马尔科夫，加油啊！喂！你呀！加把劲啊！”父亲指挥着。

矮小的医生弯腰折背完全变成了一个圆球，他把吉他压在肚子上，把那光秃的、布满汗珠的头伏在吉他上面；他的手指轻

---

① 引自一首民歌。

快而激烈地拨弄琴弦，在琴上面迅速地移动。他用柔和的中音恳切地吐着字句：

神甫会死，  
士兵也一样，  
不死的只有  
死神不要的人！

“啊唷！”弗拉西耶芙娜尖声叫着，手在头上拚命地摇晃。

“马尔科夫！”父亲吼叫着。“你瞧！这不象野兽吗？”

“丘陵呀！高山呀！”医生回答说。拨出快乐的弦音。马特维望着医生，看不出他的膝盖究竟在哪里。

威严的高个子普什卡里忽然出现了，他紧皱着刮过的黑脸，用嘶哑的声音问：

“为什么打死小黑子，恶鬼？”

父亲举起那只包扎着的手，摇晃着。

“看见没有？一节小手指都去掉了！马尔科夫用剪刀剪下去的。你坐下，兵老爷！”

“将来还会把你的脑袋剪掉的，你等着吧！”那兵警告说，冷笑了一声，抓住马特维的手。

“睡觉去！”

几天以后，一个星期日，父亲从教堂里回来，在屋内走来走去，等着吃馅饼，一面唱着：

我从青年时起  
就抵挡不住种种情欲，



但愿你设身处地，  
救救我吧，我的上帝！<sup>①</sup>

普什卡里的灰色的头，从院中带花纹的天竺葵叶子里伸进窗来。他喊叫道：

“又在冒渎上帝吗，萨韦尔？又在说‘但愿自己’吗？”

“滚开！”父亲说，没有停止走动。

“我说：求主保护我！是求主，不是自己！”

父亲走到窗前，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脯，郑重地说：

“自己！你明白吗，老鬼？不是我，是上帝！但愿自己……”胜利的吼声冲进窗内：

“哈哈！前言不搭后语，异教徒！我不是我，自己不是自己……”

“去你的！”

“不许你冒犯救主！”

“嘿！嘿！”萨韦利·科热米亚金大声吼叫，两手抓起花盆，往普什卡里的头上扔去。

这事来得奇突，使孩子发笑。他一面笑，一面跑到窗前，但立刻又跑回来，他愣住了：父亲的脸显得浮肿，发黑；眼睛象盲人似的混浊，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一个地方；他用右手搔胸，尖声叫着：

“主啊！耶稣……耶稣……”

马特维从屋内跑出来。那兵弯下脖子，抱着长腿，摇摇晃晃地在院子里走着，还把一只手伸向前面，另一只手摸那撒满泥土的脑袋，从手指上弹去粘糊糊的、殷红的烂泥。

<sup>①</sup> 晚祷时唱诗班轮唱的一首教会歌曲。